

讀英文系的時候，常抱怨我們市面上，關於英國文學的中文出版物太少，簡直等於零。當時系裏的圖書館，原版書雖然很多，讀原文的能力却有限，因此渴求於中文方面的參考資料十分殷切，又苦於沒有來源，只能從雜誌上零碎的吸收一點。

那時心裏常想：學院裏的學生想讀書都這麼困難，那麼學院牆外，更多想對英國文學作自我進修的青年，豈不更欲入無門了。最近，見報上寫着一則出書廣告：「濟慈和芳妮的心聲」，當時眼睛一亮——買書的慾望，原是參雜着一些個人的喜好以及所學範圍的。

也許是期望太高了，看畢全書之後，覺得它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好。早聽說「濟慈的書札是解釋他心智成長的最佳資料」；然而這本

關於濟慈的書信集，若作為這樣的「解釋」，實在是不够的。

全書除了「序」和人物介紹之外，由四十封書信組成的：

濟慈給妹妹的信 五封

濟慈給女友的信 四封

他女友給他妹妹的信 卅一封

從這裏我們就知道，全書的最大部份，並不是濟慈本人的書信，而是她的女朋友「芳妮」所寫的「心聲」。而這個心聲給一個普通讀者的感覺是：有點枯燥和瑣碎。

全書的翻譯，尤其是書信的翻譯，難免有吃力不討好的地方——比如語氣的不容易傳神，細緻處的難以適切傳達，這些，我們都該給予一種作為中國讀者的諒解。

這是由幾位英研所的學生和陳教授合譯的，然而編者有一個不可原諒的疏忽——居然在前面給同一

另一種心情

——讀「濟慈和芳妮的心聲」

人的五封信札中，重覆了三個字面不同而意思相同的標題——「濟慈致妹書」也就是「致芳妮濟慈書」，這顯然是每位譯者各自的標題，而在合成一書時忘記刪去了。

這本新書的出版，我們覺得有很多值得咱們借鏡的地方。

出版「某某作家書信集」實在是一個很好的、很直接的方式，讓我們對一個文學家有另一角度的欣賞和了解。對於仰慕這些作家的讀者羣說來，更有讀傳記與作品之外的另一種滿足。有雄心的出版者或編輯者，別忘了書信集也是很好的文學資料。尤其隨手寫的書信，片語隻字，也許更傳神的表現了這位作家真實感人的一面。這一點，我們真佩服外國人做得細緻完全。以此書為例，每一信後都加了附註，以及郵戳（寫明蓋郵的詳細時間）

，有收信的人名和詳細地址。附註尤其值得讚賞：編輯人在此表現了他們鉅細不遺的大工夫，例如解釋信中提到的某人某事，原委如何，結果如何。「註」對日期及事件的詳細解說，給予讀者極大的便利。

從這裏，我們才看出人家對於一個文學工作者，尤其已進入文學史的大作家，是如何的尊重，如何的愛惜，連隻字片語都不肯放過。我們至今沒有一本曹雪芹傳，更沒能够出版一本曹先生的書信集，想來必是廣大紅迷們的遺憾。

濟慈在信中寫道：「我想：我沒有留下不朽的，或我的朋友可以感到驕傲的地方。但是我曾經愛過萬物美的本質。如果我有時間，我一定已成為不朽的人物了。」

下一封信他寫：「我現在生病了，就像所有犯罪者一般，把我對

每一件事物的依戀都哲理化，花、畫眉、書、夏、紅葡萄酒等等。」

像這樣的句子，很能增加我們對他的了解：關於性情上的，氣質上的，詩歌以及傳記之外的了解。

然而我會更希望這種「了解」，不是對一個遙遠的英國詩人，而是對一個我們自己民族的，寫我們中國文字的作家。我們有一個知名的詩人，也出了一本書信集，叫「愛眉小札」。作者是衆所週知的徐志摩先生；然而我們中國文學史上，除了徐志摩之外，不是還有很多大詩人、大小說家和散文家嗎，他們不是也寫了許多的書信嗎？只可惜缺乏人去挖掘，去用心整理罷了。我們把類似於編輯「濟慈和芳妮的心聲」這樣的工作，期待於有心人，也期待於有遠見的編輯者和出版家。